一九五八

1958 年 3 月 22 日

前天下午，牛处长把我从罐头厂①叫了回来，通知组织上关于我的处理决定 行政降两级,开除团籍,去东北密山县国营农场劳动。说实在的,我真高兴极了。参加体力劳动，是我犯错误以后衷心所盼望的事。我也曾几次向组织上提出了要求。原先我还怕罐头厂因工作需要不会让我走，但现在居然如愿了。组织上让我去参加体力劳动，使我对改造自己更有了百倍的信心，摆在我面前的该是一条多么宽阔的新生之路啊！如果我不犯错误，现在我正在大学里学习，但又何必惋惜呢？我不是就要上另一所劳动的大学吗？

密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祖国的最东北角上，靠近兴凯湖（过去我只在教科书上读到过它）。但这又有什么？男儿志在四方。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温暖的。听说那里的农场是铁道兵团搞起来的，纪律制度比较严，这

①我当时在中央农产品采购部生产企业局工作。文中的“罐头厂”，是我和其他两个同志负责筹建起来的一个试验性质的小型的肉食罐头加工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好，我正想重新过那使人精神奋发的严格军事生活呢！

也许我把这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但我相信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我感到我现在像七年前参军时一样，怀着既兴奋又有点迷惘的心情，所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1958年 3月 23日

早上 6点钟起了床，决定去钓鱼台看看。一来是好久没去了，二来是就要离开北京了，应该去告别一下。

今天天气不怎么好，阴阴的，四面都是白蒙蒙的，像露水又像灰尘的烟雾。我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首都运河的旁边。河水很浅，无声地流着。四周非常寂静，因为还很早呢。河心有一块浅滩，堆积着从上游冲下来的石头块。我走了下去，俯下身一看，原来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块，都有各自的颜色，红的、紫的、灰的、绿的，单色的、带花纹的，真美极了。我禁不住就挑选起来，不一会儿，两只手就捧得满满的了。我要带着这些从北京运河底上拣来的石子，到东北去。让它们时时促使我想起亲爱的首都！

从河心走上来，我继续顺着河岸向前走去。前面出现了一个工地：运土的轻便轨道、斗车，倾倒在路旁的土堆，和深深陷下去的大坑，(这些)都告诉我，这里曾经进行过紧张的劳动。而现在一切都静静地待在那里，只有工地的大喇叭在播送着音乐，抽水机在嘟嘟地响着。啊，是的，我听说过在钓鱼台要修一个小型的水电站，想不到已经初具规模了。深深的大坑想必是挖的坝基吧。等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水电站一定早就向首都人民贡献光和热了。

工地的入口处写着“禁止入内”的字样，我只得离开河道，绕进了钓鱼台原有的湖泊旁边。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一片平静的湖水倒映着四周并肩而立的树木，那些站在水中的柳树和杨树一动也不动，好像在倾听着从工地那边传过来的音乐。稍远一点的树，被淡淡的白雾把轮廓抹得有些模糊，更远处只是些朦朦胧胧的灰色影子。这一切真像是一幅素雅的水墨山水画，安详、宁静，使人心神怡然。我站在湖边，呼吸着带有水香的新鲜空气，

看着这清新的晨景，听着悦耳的音乐，想着钓鱼台美好的远景，心里真是感动极了。我想，生活啊，生活！你真是无限的美好。特别是今天生活在我们的祖国更是多么幸福！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她，都会使你神往。错误、痛苦、失望、悲伤都统统去它们的吧，伟大的充满生气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1958年3月24日

昨天会见了澜姐①。我告诉了她去东北劳动的事，她也很赞同。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犯错误的事，不过，看来这事将来一定会被揭穿，因为她们医院也有人下放到那里去了。怎么办呢？我有什么脸去和亲人，和往日的同志相对？

1958年3月25日

关于我要离开的事，我一直没有对罐头厂的同志们谈。我怕会引起大家的议论，或者引来种种的询问，而我无言对答。我甚至想不告而别。因为我没有勇气面对大家信任和亲近我的目光。分别时亲切的问讯和嘱托，只会更加刺痛我的心。我这次去劳动，不能和光荣的下放相提并论，因此，我没有权利接受同志们的热情话别。

可是，今天再不讲，明天我就打算不到厂里来了，不辞而别我实在做不出。下午，我只好和纪科长谈了，他有些惊奇。我没有让他多问，就把工作向他交代了。到了车间的小楼上，我又向鲍师傅和王杰庭等谈了。他们起初都不相信，后来纪科长作了证，他们信了。不过，他们从工作出发，想挽留我，感情也挺真挚。事实上我走了以后工作上是会有些影响的。可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内情呢？他们越说我越是感到难过，要是我不犯错误，大家在一起工作多好，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去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应该走的一条大道，这是不能变更的。我心里纷乱得很，同志们诚恳、真挚的话语，只

①澜姐是我的二姐。1951年和我同时参军。当时在北京301医院工作。

是使我更加惭愧和不安。我告别了出来。

晚上 7 点多钟，离开了厂。我回头望了望：生肉整理车间里灯火通明，晚班的工人同志还没有下班。再见了，罐头厂；再见了，我的亲爱的同志们！

1958 年 3 月 31 日

几天来，除了下午有半天是参加下放劳动人员的学习以外，都是一个人在北京城里转来转去，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好几种感情混合在一起，不知是喜还是悲。去东北，这是我愿意的，当然叫人高兴。可是，想到是为什么而去，以什么身份去，心里又难受得慌。脑子里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情绪翻来覆去地调换，一会儿也没空闲。要克服悲观颓废的思想，还需要长期自觉的苦战，否则也许就会被它埋葬！

我要走的事，局里同志差不多都知道了。他们都鼓励我：好好干吧！是的，我一定记着这些对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满腔热情的嘱咐，并决不辜负。

几天的学习讨论，使我的思想提高了不少。比如对错误的认识，我们的组长（原是党员处长）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仅仅从处分上来认识我们的错误，那是很不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啊！另外，关于去劳动的问题，绝不能仅仅是为了摘掉右派帽子。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更高；另一方面，去劳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仅仅为了个人。从这次讨论（我）联想到组织上对我们的处理，真是太恰当了，关怀得真是太周到了。处理很轻，让我们去劳动，走之前还作思想动员，组织学习讨论，卸包袱，解疙瘩，让我们再受一次教育，使我们心服口服，从心里感激党。我想，若是单从组织方面来讲，“肃反”后转业时，部队组织上也能像今天这样周到地处理我们，也许我不会犯这个错误的。

上午，看了一场新片展览周展出的影片《乘风破浪》，彩色故事片。尽管影片还有许多缺点，但那三个幸福的姑娘，却引起了我的深思。她们走的是一条多么平坦的道路，而我走的却是一条弯曲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几年来总是迈着踉跄的步子，今天终于摔了跤。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明天是使人充满希望的。不论我经历的是怎样崎岖的“苦难的历程”，最后一定

要走到目的地——共产主义。

晚上 8 点钟，我带着随身的行李，到大礼堂去集合。9 点钟人到齐了。人事局的陈局长给我们讲了话，对我们提出了几点要求，也关照我们一些注意事项，比如防寒等等。9 点半坐上汽车前往前门车站。我又一次这样悄悄地离开了一个工作岗位。这情景和前年离开部队时有些相似①。人走了，留下的是惭愧，没人送别。但愿这一生中这是最后一回……

组织上照顾得很周到，给买了卧铺，一人一个。10 点半列车离站，我们踏上了遥远的旅途。躺在卧铺上，看了一会儿书，就睡着了。

1958 年 4 月 1 日

早上 5 点钟醒来，见天还没有亮，便想再睡，但再也睡不着了。各种念头在睡着时都消失了，可是一醒来，又都出现在脑际。密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到那儿干什么工作？那里的同志们会怎样接待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有时让我高兴，有时又让我不安。这种对新地方、新工作充满希望，又有些多虑的七上八下的心情，是自从决定我去密山以后经常出现的。恐怕只有到了那儿以后才能安下心来。

6 点钟车到山海关，我起来了。但并没有心情去眺望长城和城楼。一来我这是第三次出关了；二来现在不是玩赏风景的时候。以后沿途经过的各站，我都没有加以注意。

在车厢里闲聊的时候，大家又谈到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密山到底有多冷？有的说并不十分可怕，有的说得做好物质和心理的准备。据说，脚和耳朵最容易冻坏，耳朵有冻掉的。对这一点我真有点担心，因为我的耳朵和脚在北京就怕冻。有的人说，密山那里野兽很多，还有蟒蛇什么的。我觉得这倒并不可怕，反而有点惊险的意味。

晚上 9 点零 2 分到达长春。在这里要换车到哈尔滨，然后再从那里换

① 1955 年我在部队的“肃反”运动中，因受哥哥曾卓“胡风集团案”的株连，隔离审查大半年后，被转业到地方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车到密山。从长春开车的时间是 11 点半，因此我们在站上的候车室等了两个来钟头，到站外的饭店吃了一碗面，在车站广场上逛了一下。广场上有一个光荣塔，上面有许多先进工作者的相片。因为天黑看不清上面的题字。长春的街道听说是很优美的，可惜我们不能去观光了。不过，就从车站前往四处看，也可以看出街道的确不错。长春的气候并不怎么冷，和北京差得不多。

1958 年 4 月 2 日

从长春到哈尔滨的车很挤，站着走了几十公里才找到座位。伏在车窗旁的小桌子上过了一夜。早上 6 点半到了哈尔滨。到密山的车 7 点 50 分开，所以我们没有出站，只在月台上远望了一下哈尔滨车站上的风光。

7 点半钟我们登上了去密山的慢车。原来我以为这是始发站，座位一定不会有问题，可实际情况比从长春来时还要糟，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每个两人的座位上都坐了三个人，过道上站着的人还是不少。我上得晚，自然没找到座位，起先在洗脸的地方呆了一会儿，又伏在行李上打了一会儿盹，以后就找到我们一块儿来的人那里，几个人轮流坐一条座位，就这样一直到牡丹江。

在这趟列车上，原来大部分人都是去密山农场的转业军官和家属，陆、海、空军都有。另外还有一些迁去那边打鱼的渔民。嘈嘈嚷嚷挤满了整个车厢。这情形正像同座的一位坦克兵少尉说的那样：这跟苏联人民到东部去垦荒一样。列车上的广播员在扩音器里向前往北大荒的军人们致敬，还朗诵了一首由车上一位军官写的诗，题目是《给去北大荒的英雄们》。车上的人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北大荒的今天和明天。“苦战三年，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这就是主要的话题。这一切使我心情激动，因为我看到，现在我是被卷入了一股生活的洪流里来了。光荣而艰苦的事业摆在我们面前，等待着坚强的人去为它而奋斗。

下午 6 点 50 分到达牡丹江市。为了解决人多的问题，铁路局在车尾又加挂了两节卧铺车厢。我去晚了，只找到一个上铺，还放有别人的行李。我

弯着身子就凑合着躺在上面睡着了。

1958年 4 月 3 日

清晨 3 点多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密山。车站上一片忙碌的景象。农垦局接待委员会的同志，忙着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新的农场成员。广播喇叭里播送着一份总后勤部下放人员的决心书。这对大家好像是一种挑战。

4 点钟的光景天就亮了（在祖国恐怕要算这里的土地最早接受阳光）。提着随身携带的行李，我们出了车站。迎着车站的大门有一座红色的牌楼，上面写有一副对联：“ 牡佳以东三年开荒百万亩，完达山区千里沃土大翻身。 ”真的，来到这样一个充满劳动英雄气概的地方，怎不叫人兴奋！又令我们怎不感到羞愧！特别是我这个曾经穿过军装的人。

穿过一条东西向的大街，我们来到了密山剧院。从外表看这座红色的大厦倒蛮不错，比起北京一般的剧场并不逊色，可是内部却比较简陋。坐这趟列车来到农场工作的人，全部都暂时住在这里，明确一点说，是住在剧院的走廊和休息室里。几张席子就地一铺，就成了床。这种游击式的生活我倒很喜欢，来这儿是垦荒的，若是让我住漂亮的旅馆，反而会不舒服的。

中午吃的是大米饭。也许是饿了，也许是米好一些，吃得特别香。

密山镇内住着不少朝鲜族人，女的都穿着裙子和肥大的裤子。携带东西使用头顶的方法,木柴、粮食、包袱等都是顶在头上,手也不扶,看上去很稳当，似乎也不太吃力，不知这种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下午，组长们去车站看托运的行李，结果是还没到。这样我们就走不了，说不定要住几天呢。傍晚，以小组为单位漫谈了一下出发以来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大家都认为：当前我们应该打掉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做好过更艰苦的生活和更加紧张劳动的思想准备，打起精神走上新的劳动岗位。目前普遍存在着的或多或少的自卑感是有害的，应该尽力加以克服，否则就会害了自己。

晚上剧院的过道里很冷，我们又都没带被子，考虑到这个情况，接待委员会另外在一家酒厂里找了两间房，让我们搬了过去。这里比较暖和，有一

个火炉，睡的还是席子，不过下面垫了一些稻草，这就很不错的了。

1958年 4月4 日

早上 5 点半起床,因为 6 点钟就开饭。

吃完饭，在屋里拉了一会儿手风琴（这是我离开北京时用全部积蓄买的)。闲得无聊,就上街去遛了一圈。

大街上满眼都是黄军装。在商店里绝大部分的顾客也是军人。这个小城市的新居民，还在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拥来，在这里待上几天，又分头出发到荒原上去。密山镇成了垦荒大军的中转站。在百货公司和零售小商店里,农场的新主人们买着皮靴、皮帽、褥子、胶鞋、便衣等自己认为必要的东西。有的军官家属,更挎着篮子,拿着瓶子,买咸菜、酱菜和各种调味品。显然她们是抱着一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就立刻安排好新的家庭生活的决心。

这里的东西都比北京贵，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要从外地甚至关内运来。猪肉很少，饭馆里的菜单上写着：“炒菜一律狍子肉”。（狍子是这里一种类似鹿的野生动物）

在接待委员会新盖的饭堂里，墙壁上贴着很多振奋人心的标语，还有带图解的快板词，描绘着农场美丽的远景。我把它全抄下来了。按顺序排下来是这样的：

“平均垧产量,两年打进关 四年跨黄河,六年过长江。八年六吨半,决心要实现。

“二年机械化，三年电气化，两化加一化，农业现代化。电灯电话村村有,有线广播村村架,生产生活都用电,边疆开遍幸福花。

“变水害为水利，变死水为活水，变沼泽为良田。兴建中小型水库，防涝灌溉带发电。

“森林业齐头进，抚育又更新，绿化环境防护林，大家种植万万根。五年后，各种果子吃不尽！

“畜牧业劲头足,五年养猪百万口,鸡鸭千万只,乳牛百万头,毛用皮革兔,饲养百万只,改良大种马,一头抵三头。野生动物也饲养,银狐、貉子、梅

花鹿。柞蚕放养组，遍布柞树林。蜜源处处是，蜂箱五万只。

“铁路五百里，公路上千条，三江通大轮，小河汽轮跑。水旱交通畅无阻，五年一定要做到。

“自然资源副产物，点滴利用有财源。制糖造纸和酿酒，粉条酱醋也要干。挖煤水泥制木材，五年超过农业总产。

“除六害要办到，麻雀老鼠和苍蝇，牛虻蚊子和小咬，十年基本消灭掉。

“门诊所和医院，分场总场都要建，生产队里有医生，五年以后建设疗养院。

“托儿所、小学校，生产队里要做到。分场要办中学校，总场要办专业校。业余又办文化班，两年文盲全扫掉。

“阅览室俱乐部，澡堂食堂办公室，生产生活分先后，生产队里先做起。

“业余剧团电影队，工作一段开晚会，真人真事作剧本，自编自演英雄事,文化生活真活跃,艰苦劳动不嫌累。”

这些快板，从艺术技巧上看，固然不是没有缺点，但它却朴实地勾画出了明天动人的远景，并使人起了一种想马上投入劳动去实现它的干劲。

今天组长们去车站看了几次行李，但都没找到，那就是说，还得在密山住一晚。

1958年 4月5 日

上午吃完早饭（也可以说是午饭，因为一天就吃两顿），就到车站去打听行李来了没有。

车站上人很多。行李堆满了站台和仓库，因为有的人虽然找到了自己的行李，但没有联系好往农场去的汽车，所以干脆连行李也不取，让它放在车站上，这就影响了后来的车皮不能及时卸车。车站的线路上停着一列闷罐车，上面乘坐着集体前来的转业军人，可能是城里没有房子住，虽然已经到了两天，但仍然在车上住着。

车站的西头是卸货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物资 联合收割机、车床、刨花板、钢材、铅管、蔬菜、油类、洋镐、铁铲、瓷碗等生

产和生活所需的物资用品。拖拉机奋勇地在泥泞的地里拖运着满载物资的斗车，装卸工人又把货物装上汽车，运到四面八方的农场去。这里的一切，使人看到农场的建设规模该是多么庞大，看到全国各地是怎样支援着密山。

我们走遍了车站的各个站台，都没有看见我们的行李。正要失望地回去，忽然看见又有一列火车进站了。将近有一半的车皮上，运载着新的涂着绿色油漆的联合收割机，都是北京农业机械制造厂制造的。等车一停稳，我们就去检查列车上是否有行李运来。果然有两节车皮上写着“北京——密山”的字样。于是，我们找着车站的同志核对了一下货单，结果真不差，我们的行李就在这两节车皮里面。但是，什么时候能卸车还不一定，因为站台上没有空。不过行李既然来了，卸总是快的，明天一定能走了。

在车站上碰见了原空军十八师五十二团的参谋宾士杰。他是转业后从广州军区训练团来的。是他先看到我和我打的招呼。这几天在密山城里，我曾不止一次发现穿着空军服的熟悉的面孔，但我没有勇气和他们打招呼，总是远远地躲开他们。可今天是别人找上了我，没法回避了。我们扯了一会儿，互相询问了一下彼此的近况。但我没有把犯错误的事告诉他，因为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他已结了婚，爱人也退了职，跟他一块儿来了。听他的口气，对来这儿参加垦荒是有牢骚的。我劝了劝他，因为我觉得，这里实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临别时他给我留了他要去的那个农场的地址，可是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必要和他联系。

中午和傍晚，打了两场篮球。是和酒厂的工人们比赛（如果能算是比赛的话）。跑得我直喘气。长久不运动了，乍一上场，身体一点儿也不听话。以后到了农场一定要好好运动。

晚上不能干别的事（从昨晚起就停了电），大家就闲扯，谈将来要去的地方有多远，是去干什么，谈钓鱼（听说北大荒的鱼多）……来密山以后，大家的情绪都还不错，这是个好现象。

1958 年 4 月 6 日

行李虽然找到了，但是没有汽车，今天仍然没走成。

昨天打了两场篮球，今天浑身肌肉都感到酸疼，走路也不得劲。

趁空闲时间给妈妈、澜姐各写了一封信。简单地告诉了她们关于出发以来的情况。

晚上，和酒厂的工人们在一起开了个小晚会。咱们这些人里面人才可真不少,唱京戏、拉二胡、吹笛子、独唱等都搞得挺不错。大伙儿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晚上。

1958年 4 月 7 日

早上 4 点钟,带队的同志喊醒了我们,说是 6 点半钟出发。大伙儿一听很快就起了床。老是闲待在旅途上，真叫人憋得慌，还是早一点儿到达劳动岗位好。

7 点钟汽车来了。可是两辆车装不下全部的人和行李，结果只走了一半人，我们留下等下一部车。这一等一直等到下午 3 点半钟汽车才来。装车后又等人，等司机吃饭，等车到齐 5 点半钟才开始上路。同路的车一共有十几辆，全部都是“小嘎斯”，浩浩荡荡出了密山城。过去在部队时经常坐‘小嘎斯”,转业后一直没有机会坐过,今天坐上了这熟悉的车,而且开车的是解放军战士，使人感到十分亲切。

走出不到几里地，一辆汽车陷在泛滥的雪水里了。我乘坐的这辆带队车又返回去帮助它。开车的是一个排长，他很果断地在不宽的公路上把车调了头，搭上钢索，把出事故的车拖了出来。耽搁了半个多钟头之后，车队重新上路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公路有时很平坦，有时却因泥泞、凸凹不平非常难走。公路两旁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有的已经开垦过，有的仍然荒芜着，这就是有名的“北大荒”呀！在黑暗中，有时可以听到拖拉机的声音，有时可以看到拖拉机的灯光。据知情的同志讲，这是拖拉机在进行夜间作业，“人歇马不歇”，日夜三班轮着干。春耕的紧张可想而知。看见这些，听见这些，使我时时袭上来的瞌睡顿然消失。过去在报纸上、小说中所看到的关于垦荒者在边疆不分昼夜向荒原进攻的情景，现在活生生地呈现在我面前了。北大荒现在的确荒凉，汽车跑上几十里有时连一个村庄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看不见。但是，明天这一切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途中我们还看见了一只狼，灰扑扑的，像一条大狗，站在离公路三四十公尺的地方，动也不动地注视着我们的汽车驶过。听说这里的狼是很多的，晚上一个人出来可得小心。

汽车在路上停了两次，加上路不好走，晚上 2 点钟才到达目的地——850 农场云山畜牧分场。因为没有宿舍，就暂时住在新盖的猪圈里，木板铺的地,三人一个圈,倒是挺不错的。

1958年 4 月 8 日

昨晚只睡了两个小时。早上 4 点半钟农场就开早饭。主食是玉米，整粒的用水煮的。这玩意儿我是第一回吃，味道还可以，比高粱米稍微粗一些，慢慢就会习惯的。年轻人没有不可以吃的东西。

上午，送我们前来的刘处长和畜牧场的白场长，给我们几十个人讲了话。刘处长主要谈了一下组织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谈得很恳切。他说：大家是机关里的骨干，希望大家苦干几年，改造好了以后，部里还是要大家回去工作的。白场长通俗而又生动地介绍了农场目前的情况，和将来动人的远景。他在讲述开垦北大荒的光荣劳动时，把我们的劳动也包括了进去，把建设农场的任务也放在我们的肩上。他讲得非常出色，虽然据他自己说，他来这里才二十多天，可是他对一切却那样熟悉，介绍起农场的各种生产建设情况，就像从一开始他就在这里工作似的。讲完以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具体工作也定下来了。当前的劳动岗位就是伐木场。任务是伐木和木材初步加工。工作地点离畜牧场还有二十多里地，明天出发前往。这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来密山后就期待着组织上给我们最艰苦、最重的劳动工作。而伐木正是这样的工作，怎不叫人高兴呢！那里的生活条件据说比较差，但这没有什么。白场长说：1956 年刚建分场时，一间房子也没有，踩着没腰的大雪，进山里去砍木头盖房子。老同志苦战了两年多，农场才有了今天的基础。比起他们来，我们的条件算好得多了。

吃了午饭以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漫谈。大家都说出了心里话：感激组织上对我们一路上的关怀，感激组织上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劳动环境。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回答党！在会上我有了这样一个决定：不管我什么时候摘掉“白帽子”，为了彻底改造好自己的思想，我至少要在北大荒劳动三年！甚至一辈子在这里安家落户！

1958 年 4 月 9 日

今天从云山畜牧场出发前往电锯厂。行李由一辆大车拉着，人步行。刚走出畜牧场不久，碰上了一辆汽车，好心的司机顺路带了我们一程。下了汽车走了八九里地，就到了完达山脚下。完达山并不高，在南方只能算是丘陵。进山以后道路变得越来越难走，冰雪都化了，路上全是稀泥。为了让来往的车辆好走，在路面特别坏的地方，都垫上了树枝。就这样，我们的大车还是要人帮着推上去。裤脚、鞋都被泥水浸透了。最后终于到达了山顶。在半山腰时还遇上了一场大雪。真怪，现在还下雪！从山顶往下走就轻松多了,拐了几个弯,看见山坳里并立着几栋草房,通往草房的路边,摆着许多木材和原木。这就是我们要在此进行劳动的电锯厂。厂里的宋队长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四十个人住一间大房，两边两排炕，炕并不生火，是用木头搭的，铺着厚厚的草。四十个人睡下去是比较挤的，这叫我想起刚参军到中南空军预科总队时，一个班十三个人睡一个大床，也是这样挤的。下午，我们没有休息，立即着手改造住处的环境，打扫房子，一直干到天黑。

晚上房子里只有一盏风灯，很不亮，不知以后想看书或做点别的事情该怎么办？

宋队长来给我们讲了话，介绍了电锯厂的情况：现有一台拖拉机带动电锯，将采伐下来的树木加工成薄板、木条和枕木，供给农场建房子和铁路铺轨。原有的职工是二十五人，厂里的领导尚不齐，还要来一个队长、一个指导员、一个事务长。这里的组织形式和部队的连队有点相似。宋队长还介绍了森林的防火规则和野兽的情况。最凶恶的是‘黑瞎子’(黑熊),但只要大家警惕，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讲完话以后，我们新来的人和老职工在一起

开了个联欢晚会,有唱歌、京戏、河南坠子、独奏等不少节目。9 点钟左右就睡觉了。

1958 年 4 月 10 日

昨晚睡得很暖和，甚至有点发烧。今天的工作是打扫环境卫生，具体到我是铲除房前的积土和冰雪。这是件比较吃力的事，好在我的胳膊还有劲，抡起镐头来十分有力。从早上 6 点干到下午 5 点，这样的劳动强度也不算小。

一天的劳动颇有成绩，道路平坦而不泥泞了，垃圾消失了，新的露天饭厅出现了，脸盆架搭起来了。当我们看见这一切劳动成果时，浑身的酸疼和疲劳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宿舍的灯很不亮，天一黑什么事也做不成，这是个问题。

1958 年 4 月 11 日

今天继续整理环境卫生。在昨天的基础上，环境的状况进一步改观。

两天的劳动使身体起了一些变化，脸红了（也许是在山上的缘故），手变粗糙了，胳膊有劲了。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现在我的思想上有两点顾虑：一是饭吃得不够饱，粮食有限制，每人四十斤，吃起来好像没多少似的。饭后干上一两个小时，肚子就空了，劳动的劲头自然也就小了，不知领导能不能想法解决。二是灯的问题。没有灯，晚上的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要是集体不能解决，我就自己买手电来照明。用钱买时间还是值得的。

晚饭后，听说又有新的人来了，行李还在山后上不来。队部要我们去支援，我去了。行李是放在一辆大车上，但是没有牲口，要靠人来拉。我们背着绳子,使劲地把车往山上拉,路很滑,车轮又是木头的,特别费力。虽然下着雪，可是上到山顶时，人人都是一身大汗了。

1958年 4 月 12 日

今天休息。让大家写信、洗衣服。我上午洗了衣服，下午给澜姐、家里、部队的同志各写了一封信。在给澜姐的信里，我谈了犯错误的事。手上一面写，心里一面难受。不知道姐姐接到这封信后会怎样对待我？对家里我没有讲这事,我想,这除了增加妈妈不必要的顾虑以外,别无多大的好处,等我将来改造好了以后，再告诉。

回顾一下这两天的劳动，我干得还算可以，尽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去挑轻活儿干。可是也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力量和情绪不能始终饱满，有些时候松懈，一些消极的思想也在这个间隙中冒了出来。我尽力和自己的这些消极情绪作斗争：来以前的决心难道是空话吗？不能！一定得去掉这些绊住自己手脚的绳索。

1958 年 4月13 日

本来说今天要正式上山伐木的，但因为新来的人还没到齐，所以仍然是整理环境。

昨天休息了一下，身体好像更没有力气了。等到干了一阵以后，劲才慢慢上来。我对用手干的活儿还没什么问题，但下午我试着挑了几担锯末，走路晃晃悠悠，肩压得生疼。这说明我对挑担还不行，还得练。

1958 年 4 月 14 日

队部交下来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我们抽出二十个人去协助人民银行的干部，把行李从云山运来。从山里到云山，来回是六十多里地，还有一段山路，像我们这些从没走过这样远的人来说，空手走就够呛的了，别说还要背行李。但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报了名。组长同意我去。早上 6 点钟左右,开始出发。起初我落在后面,下山时我就拼命往前赶,到山脚下时,赶上了最前面的人。我们抄了一条近路，其实不能算路，先是沿着拖拉机压出的轨道走，以后就在一望无际的刚犁过的黑土地里走。在重新回到大路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距离大路二百多公尺的地方，站着两个野兽。大家说是狍

子，就大声吆喝起来。这两个家伙竟朝着大路奔来，跑的姿势很优美，跟鹿一样。近了，看见有一只的头上还长着树枝似的角，它们一前一后从我们面前十来步的地方跃过。原来真是两只鹿，不过这种灰白色的鹿我还从没有见过。

我们走得很快，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云山。扛上行李，没有马上回来。云山的合作社和百货公司的售货组都开始了营业，好不容易有下山的机会，大家都去买了点东西。可是商品种类很少，吃的东西更少。畜牧场转业军人的家属们排了很长的队买糖、干鱼和罐头。咱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排队，只买了些用的东西。

往回走的路，每一步都很艰难。起初六公里路还坚持得不错，不感到非常累。以后就渐渐不行了。肩头被扁担压得很疼，腰也不大支持得住了，口里渴得厉害，忍无可忍，只得喝道路旁沟里的水和尚未融化的积雪。在进山的一段路上，和我一起挑行李的老李，一个人把行李挑了二三里路，这样我才缓过劲来。上山时，我一个人背了一件铺盖卷只歇了一回，就到了山顶。下山很轻松，3 点 1 刻，我头一个回到了电锯厂。队长说："走得不慢啦！头一回有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不容易的。"放下了行李，两条腿好像有点儿不听话了。

1958年 4 月 15 日

虽然昨天很累，可是睡了一觉醒来，身体还不是太感到疲劳。上午在修理水井的劳动中，劲头还是不小。这样连续不断的劳动，身体很快就能适应了。

有一个好消息，队长宣布：吃饭的粮食已经解决，能够保证大家吃饱。这样一来，干起活儿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从分场派来了三个干部，指导员和两个事务长。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定会逐步走上正轨了。

今天每个组派一个人去云山买东西，我买了一点儿水果糖。虽然在密山时还吃过水果糖，但在这交通不便的山沟里，吃起来似乎特别甜。

1958年 4月 16 日

今天的工作是清理厂房外的木料，将原来放得凌乱的各种木料和边皮分门别类地放在一定的地方，腾出空地准备堆放即将开始生产的“道木”——铺木轨路①的一种木材。劳动的强度还是比较大，有的木头（如柞木）扛起来特别沉，加上刮风，锯末子直往眼里和脖子里钻。

晚上，刚上山来的白场长，给大家讲话。他说得很诚恳，称呼我们为“同志”，要大家好好劳动。只有劳动才能改造一切。指导员最后宣布：明天将抽派一百人去参加修水库。这是一个小水库，就在我们出山的山坳里，任务很重要也很紧急，说是要在二十天内完成。水库虽然不大，但据说还是北大荒的第一个。水库将供给开荒的拖拉机用水，灌溉稻田和养鱼、养鸭。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在北京没能参加修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今天来修北大荒的水库也一样是锻炼。希望能派我去。

1958 年 4月 17 日

确定我参加修水库。

早上 8 点钟，个人带着轻便的行李，向水库工地进发。我把手风琴也带上了。大家说带着好，劳动完了好解除疲劳。水库工地的生活条件比电锯厂更艰苦。山腰的那几间破草房，成了水库修建者几百人的宿舍。住得是够挤的，一个人平均只有一尺一二寸的铺位，刚刚能把身体塞下。各种工具都还没有，要靠自己做。

今天有三项比较重的劳动：第一是早上扛行李出山；第二是到三队去背草盖房顶,路滑风大,实在不好办 第三是回山上厂里扛木板搭铺,木板又沉又不好扛。翻山头扛回来，开饭时间已过，到六点钟才吃上饭。有个别人耍了脾气。这一点自己应该警惕！

①木轨路：是北大荒农垦战士创造的一种简易“土铁路”，用坚硬的木材做轨道,用汽车做车头牵引(或用人力推动)成串的平板车来搞运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